

不攀緣不作秀 演好自己的角色

2014-04-22 蔡妙鈴 報導

8+1



穿著黑色上衣，梳著包頭的劉瑞琪，體態優雅，神韻爽朗。1960年出生在新竹縣竹東鎮，她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客家人。「我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。」她自豪地說。一般客家人不敢說客家話，或者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的現象，並沒有發生在她身上，劉瑞琪打從骨子裡完全沒有客家人矮於閩南人或外省人的念頭。

小時候的她膽小害羞、身體虛弱，直到小學參加運動技隊後，不僅鍛鍊了健康的體魄，同時也培養了運動員堅忍的意志力。由於父親是美術老師，劉家姊妹都喜歡繪畫，不同於一般客家傳統強調唸書，雙親並不會在課業上施加壓力，父親以開明自由的教育方式，容許劉家姐妹各自選擇擅長的領域發揮。對於成績順其自然的劉瑞琪，後來考上崇佑女專，畢業後順利在台北的統一飯店當出納。



劉瑞琪與她的先生呂金圖，一起參加新竹慈濟歲末祝福大會，兩人攜手在慈濟擔任志工。(攝影/蔡妙鈴)

轉換跑道一演二十九年

剛出社會的劉瑞琪覺得工作很新奇，但一個月後漸漸對一成不變的環境感到乏味，身體也因為心理因素出現異狀。碰巧此時她二姐的朋友在尋覓長相清秀的合音天使，提供了劉瑞琪轉換跑道的契機。她起先對陌生的表演領域感到害怕，然而由於經紀人不斷地鼓勵和邀請，加上出納一職的三個月試用期又已到期，她認為與其留在飯店，不如嘗試當個演員。另闢蹊徑的劉瑞琪儘管對於演戲一竅不通，但她發揮了身為校隊時所培育的「答應了就去！」精神，認真克服眼前的困難，使她忘卻原先的恐懼。上天的安排相當奇妙，當年「閉俗」（閩南語）的小女孩，至今（2009年）演藝事業已邁入第三十九個年頭，第一部電影就是女主角的劉瑞琪，演藝路走得相當平順，一九八三年因《搭錯車》聲名大噪後，各地的做秀邀約如雪片般飛來，然而孫越和江霞都建議她珍惜羽毛，為了好電影努力，不要到處搔首弄姿。單純的她虛心受教，更發揮她身上客家人「哪匠」（固執）的脾氣，「我不要賺那個錢，我要辛苦地拍好戲。」

『不在別人面前搖屁股』

作秀是投資報酬率相當大的表演工作，在歌廳唱歌的二姐都求她去，因為唱歌一年的薪水還沒有她作一天秀的酬勞多。「我不要在別人面前搖屁股。」有個性的劉瑞琪笑說。在香港拍片經常巧遇聖誕節，但去參加幾次派對後她覺得不好玩，就不再跟著大夥應酬。她寧願獨自運動健身，欣賞看著車水馬龍的街道，享受異鄉的孤獨。

劉瑞琪喜歡一個人獨處的習慣，從小就有跡可循。假日時她時常騎著單車經過當時尚未擴建的竹林大橋，沿途行經橫山甚至內灣，看油菜花田、半壁山……等，沿路欣賞鄉村美景，徜徉在大自然中。可能是這股獨特的氣質及隨遇而安的態度，即便身處在許多人前仆後繼地想擠進的演藝圈，劉瑞琪卻不渴望大紅大紫，而少了交際應酬的她也並不害怕減少演出的機會，「也沒想那麼多，我就靠天吃飯。」劉瑞琪回憶著。縱然劉瑞琪當時堅持不攀緣的原則，現在她承認應該適當地參與應酬，因為就是害羞孤僻的心態作祟，使她的星途沒有趁勢大漲。

母親是新竹縣北埔鄉人，每當移居美國的姊妹返鄉，他們一行人總是往舊市場尋覓熟悉的好味



道，客家的菜包、湯圓和菜頭板都讓她回憶起兒時的點點滴滴。說到北埔近年如雨後春筍冒出的客家擂茶店，劉瑞琪卻語帶懷疑地表示：「以前在北埔都沒看過客家擂茶，應該是商人的行銷手法。」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苗栗縣公館鄉，她隨著客家電視台的油桐花之戀劇組到了當地，但餐廳裡所賣的菜餚都不是客家菜，是應觀光的風潮而順勢出現。她認為促進觀光的想法很好，但必須讓大眾接觸到真正的客家傳統，那些非源自歷史的假象，與她記憶中的客家並不一樣。

延續語言要靠家庭努力

談到在客家電視台拍戲的經驗，劉瑞琪無奈地坦承，由於在台北鮮少有純粹客話溝通的環境，下戲後和其他演員都說普通話，偶爾也會忘記一些台詞的客家發音，此時她會求助父親或者其他長輩，例如在客家電視台主持節目的唐川大哥。然而和姊妹親密地撒嬌時，她會以客語「頂ㄟ鬧」（怎麼這麼討厭）表達最誠實的情緒。

她倒是回憶起有一次在專科同學面前和家人通電話，同學笑說她講客家話像在吵架，劉瑞琪有風度地回答：「我也覺得講台語像是在吵架，因為聽不懂你們說的話啊。」她認為本省人只是聽到陌生的語言，會有這種想法很正常。劉瑞琪並不喜歡揣測別人的想法，也許是傻大姐的個性讓她幾乎沒有閩客相處的困擾。

面對客語流失的現象，劉瑞琪語帶感觸地說，她弟弟的兒子會聽但不會說客家話，這是沒辦法強迫的。她也表示家庭是延續語言的關鍵，客家人心中保有純樸的精神並且傳給下一代已經值得鼓勵。她也讚賞有心人積極保留客家話的實際行動，而客家電視台所製播的節目也是很好的學習管道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劉瑞琪參與了好幾部客語連續劇，未來她會繼續保持在線上，當一個富有包容性和慈悲心的客籍女演員，為社會奉獻一己之力。



不僅參與大愛電視台的戲劇演出，更親身參與慈濟的下鄉義診，身體力行她所奉行的理念。(提供/劉瑞琪)

克服煩惱 當自己的空氣濾淨器

劉瑞琪以往面臨不順遂時總是生悶氣，長期下來讓她身心靈都承受相當大的壓力，十幾年前更因為工作繁忙，導致甲狀腺機能亢進，使得愛美的她明亮的眼睛慢慢凸出來，也讓戲劇工作停擺，焦慮和消極的負面情緒開始籠罩著劉瑞琪。不過，懂得懸崖勒馬的她拒絕讓憂鬱的情況惡化，「演了那麼多角色後，我決定開始演好我自己。」她眼神堅定地說。在先生呂金園的介紹下，劉瑞琪與佛法有了第一次接觸，之後機緣的安排，她演出大愛台的《後山姊妹》。期間慢慢地受到證嚴上人和慈濟師兄姐的感動，她說：「穿上慈濟制服的同時，我也穿上了責任，對於自己的妄念和煩惱也有動力去克服。」因病息影一段時日的她，在身體逐漸康復後，找上門的角色卻是女配角，後來更因年紀適合而扮演媽媽。一開始劉瑞琪很不願意接受殘酷的現實，心想：「我就是媽媽了嗎？」然而，總是懂得幫自己解套的她想：「要學習成為自己的空氣濾淨器，不能永遠抓著以前的劉瑞琪不放。」

三年前年在慈濟醫院做導覽時，劉瑞琪被問到一個嚴肅的問題，「慈濟人海內外分布這麼多，為什麼社會還這麼亂呢？」她鎮定地回答說：「我了解這種疑惑。因為少你一個人。」劉瑞琪認為，改善社會需要心動馬上行動，當旁觀者身體力行善念，就能真正地創造祥和社會。

歲月並未在劉瑞琪身上留下太多痕跡，總是和藹可親的她，謙虛地表示她時常以靜思語警惕自己。相信冥冥中有因緣牽著彼此的劉瑞琪，珍惜學習和認識每個人事物的機會，以讓愛循環、淨化人心為目標的她，將會一步一步地努力達成。

